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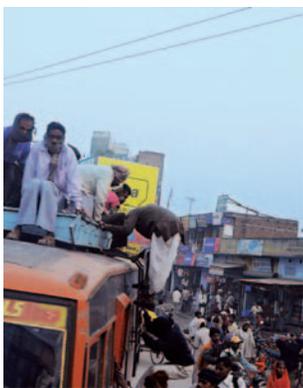
寂寞的輝煌

文/釋見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有些船已離去，有些還沒準備，但是，我將不會滯留在後頭。

帆已張滿，鳥群從彼岸飛來，

但是，假使布帆下垂，假使岸上的音信遺失，我仍會向前航行。 泰戈爾



◎王舍城留下了許多佛教聖蹟，靈鷲山、竹林精舍就在附近，著名的那爛陀大學也相距不遠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摩揭陀國王舍城

離開毗舍離，我們進入了古印度大國——摩揭陀國。摩揭陀國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，他有兩個顯赫的王朝，一個是西元前四世紀到西元前185年的孔雀王朝，著名阿育王便是孔雀王朝極盛之時的統治者。另一個繁榮時期，是西元後四世紀到六世紀末的笈多王朝。此期的藝術、文學以及經濟都很繁榮。玄奘西行所遇到的戒日王，在西元七世紀，亦是以摩揭陀王身分與唐朝往來。而佛教，歷經佛陀時代的摩揭陀國王頻毗娑羅王、阿育王、迦膩色迦王、戒日王等提倡弘揚，在印度也曾有過花團錦簇的繁華。

曾幾何時，當我們的巴士穿過摩揭陀國的文化經濟中心——王舍城的牌樓時，我四下張望，也就只就剩這個牌樓還老淚縱橫地說著一個泱泱大國的昔日風華；一個被喻為印度文明最高成果——佛教，在此地的凋零。

竹林精舍

我們起個大早來到竹林精舍。竹林精舍相傳



是佛陀時代摩揭陀國國王——頻毗娑羅王贈給佛陀及僧團，好讓僧團結夏安居時有個落腳的去處。另一說，更有趣些。有個迦藍陀尊者受佛陀教化後，十分歡喜，很想供養佛陀一個弘化道場，但是自己唯一的竹林先前已布施給了外道。沒想到，後來竹林裡鬧鬼，嚇得外道都跑了。整理過後，尊者便歡喜地將竹林送給僧團。鬧鬼！別害怕，是尊者誠心感得鬼神來成全這樁美事。

佛教第一座精舍——竹林精舍，曾經聖賢雲集，人才薈萃；爾今，竹林精舍只剩迷濛於林間的晨霧，搖曳於微風的竹枝，也許還有好心的鬼神無悔地守著吧！

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

與竹林精舍相距約半小時車程，我們也到了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。

那爛陀 (Nālandā)，意譯「施無厭」。有說是寺旁



◎竹林精舍內的佛陀法像。竹林精舍是佛教第一個供僧團雨安居時共修之處。精舍內竹林夾道，在清晨的薄霧裡顯得優雅清淨。

(攝影：李麗淑)

◎那爛陀大學遺址佔地廣闊，還有許多部分仍待考古學家們繼續挖掘探究中。走在層層疊疊的磚瓦之上，使人憶念當時高僧雲集的情景。走過舍利弗紀念塔前，不禁駐足稱念「南無雲來集菩薩摩訶薩」。而自己何時能再趕上這一場盛會呢？

(攝影：林士銘)

的池中有龍，名叫「那爛陀」，就以龍名命名。玄奘考察應是：佛陀前世當大國王在此地建都，因為國王喜捨樂施，大家就稱他為「施無厭」。

那爛陀寺從西元五世紀鳩摩羅笈多王始，不斷增修擴建。至西元七世紀，在戒日王的大力支持下，那爛陀寺的規模宏大，建築壯麗，藏書豐富，常住僧眾多達四千餘人，是當時全印最大的佛教寺院。僧眾高僧雲集，學者輩出，學風鼎盛開放，也可說是當代的佛教學術中心。

玄奘與那爛陀

提到那爛陀寺，總會想到中國高僧玄奘。玄



奘約在西元630年進入印度境內，巡禮北印度諸國及佛教聖地後才到那爛陀寺。他跟著戒賢法師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及其他經論五年，又至其他地方參學四年後回到那爛陀寺，主講唯識宗重要經論，造成很大的影響。當時空宗與有宗爭論正激烈，玄奘以梵文寫出融合兩宗學說的《會宗論》，受到兩派高僧的激賞。西元643年，戒日王邀請玄奘主持在首都曲女城舉辦的無遮大會，會中玄奘標宗任人難詰，經十八天無有異議。玄奘自此聲名大震，被尊稱為「摩訶耶那提婆」(大乘天)。在印停留了十四年，玄奘將其萬水千山的跋涉與回憶，全寫入《大唐西域記》，不僅向當時的中國人介紹印度；多年後，準確的文字紀錄填補修訂了印度歷史，也成了勘定今日印度遺跡的定盤星。

玄奘在印度發出的光彩與那爛陀寺的繁盛相映，是印度佛教最後耀眼的輝煌。戒日王統治結束後，佛教進入密教時期，也走進了衰微。11世紀起，穆斯林的入侵與宗教迫害給了佛教致命的最後一擊，那爛陀寺等佛教寺院都被毀滅殆盡。至13世紀，佛教便從印度大地上消失。

現今的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，入口是一條筆直大道，兩側寬廣的草坪，幾位除草工人正無精打采地揮動長鐮刀……蹲著除草。當年若要進入那爛陀寺，得先通過守門者的問難；進得門來，還有一大排僧人等著「考考你」。而我們就這麼走進來了，不僅沒有高傲自信的守門者，不見威儀齊整肅然的高僧大德，就連宏偉殷實的建築也只剩下紅磚砌的牆與樓梯——老石斑駁的紅牆，跌宕起落的階梯，只是往昔佛教在印度盛行的零星遺留，記錄著這寂寞的輝煌。



◎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人人有座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我們以虔敬的心朝禮佛陀說法的靈山及自己心中的靈山，以不負佛陀在此宣告「人人皆可成佛」的深意。

(攝影：楊麗君)

靈鷲山

「靈山塔下修」、「靈山法會」，靈山，不再只是朝膜自心的靈山。用過齋後，下午我們來到佛陀在王舍城另一個弘法據點——靈鷲山（Giridhaka Hill，又稱耆闍崛山）。

上靈鷲山有纜車可搭，也可徒步上山。纜車直達日本人所建的世界和平塔，若要至靈鷲岩與說法台，還得再往下走約30分鐘。

我們一行人在靈山橋集合，三人一排朝禮上山。這條山路是當年頻毗娑羅王為了聞法，找人從山腳開始，穿山越谷，用石頭疊成台階直至峰頂。稱念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的聖號中，我們頂禮膜拜，親觸著每塊磚石，這上頭留存著無數雙遠去的腳跡，記述著一代代登攀的虔誠。靈山，早已成了佛教徒心中的故鄉。



朝山約40分鐘，我們終至靈鷲峰頂。似鷲鷹頭的大磐石杵立一旁，那座平台拔地而起。站立峰頂四望，天空與翠谷相映襯，沒有雲遮霧障，也沒有鳥鳴風唳，只有開闊和寂靜，讓你明明淨淨鳥瞰世界的尋常模樣。

在說法台上，悟師父領著大眾莊重地跪下身來。獻上花圈的同時，朗聲發願：祝祈佛法久住世間，願我們能再齊聚靈鷲山下。

達利特菩薩

佛陀在靈鷲山上講了好幾部經，如《大般若經》，以及強調人人皆可成佛的《妙法蓮華經》。「人人皆可成佛」，當年，佛陀這驚天動地的宣示一出，在這寬闊的台上，有人張口結舌，有人議論紛紛。沒多久，底下一陣騷動，竟有五百位阿

◎在靈鷲山說法台前，悟師父（左起三）領著我們獻供並發願。希望人人發起菩提願心，也希望大家發願：再於靈山相會。

（攝影：林士銘）



◎安貝卡博士對印度近代民主與種姓制度的改革留下深遠的影響。他領眾皈依佛教，希望藉由佛教教義及憲法的制定，打破種姓制度的不平等。

羅漢離席，跟著這些阿羅漢離開的居士不勝數計。面對這種情況，佛陀端坐台上，背後空空盪盪，還是那麼平靜，那麼自得。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都因為有可以成佛的種姓而值得被尊重。」我是這麼相信與堅持。

這樣的精神，在2500年後，佛教在印度已經消失了近1000年，再度被一位名為安貝卡（Ambedkar，1893-1956）的印度人所提出、所重視。

安貝卡博士生於孟買，在孟買、紐約、倫敦接受教育，後來他成為律師。1947年，安貝卡任司法部長，在起草印度憲法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，有印度「憲法之父」的封號。

安貝卡是印度種姓制度中所謂的賤民階層，（the Untouchable，Panchamas，意思是第五。）這個階層自稱為達利特（Dalit，受壓迫者），大都為戰俘或不遵守種姓法則而被逐出種姓的「雜種姓」，是在四種階層之下的「旃陀羅」，也就是甘地口中的哈理真（harijan，神的子民）。當年，甘地希望藉由宗教改革來解決賤民問題，他敞開印度教的寺廟大門，希望讓賤民融入印度教，進一步消弭社會歧視。經過長期的奮鬥之後，安貝卡終於認清：賤民在印度教體制內絕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對待。因此，與甘地不同，安貝卡首先採取透過法律保障的方式。安貝卡參與憲法制定時，便在憲法中明確廢除賤民階級，並保留達利特和原住民就讀大學和進公家機關服務的保障名額。

國家雖然能藉由法律來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，但卻不能規定大家相親相愛，這必須由達利特自己去爭取。歧視有時不只來自他人，還有自我看待的方式。這些一向見不得光，在文化和傳統上完全沒有地位的達利特，常認定自己很沒有

價值，甚至自我厭惡。因此，安貝卡希望他們學會尊重自己，並建立屬於自己正面的社會認同感。1954年，安貝卡在緬甸接受佛教思想的薰陶後重返印度。他發現佛教非常強調：尊重自己生而為人的尊嚴，主張以行為和道德要求，而非家庭出身，來贏得社會的尊重。

因此，1956年10月14日，（印度的十勝節。阿育王原先預定在十勝節這一天凱旋歸國，沿途見到慘絕人寰的戰爭景象，痛苦厭惡，便在這一天皈依佛教。）安貝卡號召幾十萬達利特與他一同皈依佛教。在宣讀傳統的皈依詞之後，他取出另外一張紙條朗讀，其中一段是整個皈依典禮的高潮：「我將摒棄我固有的宗教——印度教——因為它讓人無法獲得幸福，讓人與人之間充滿歧視，並且讓我淪為低等人。」這一運動被視為印度現代史的重要事件之一。

每年安貝卡的生日、安貝卡領眾皈依佛教的紀念日，各地的達利特都會集合遊行來紀念他——這位達利特菩薩。雖然有人批評安貝卡將佛教化約為社會運動，忽略宗教豐富的內涵；雖然醞釀在達利特之中的憤怒與不平，仍是存在；縱使達利特改信佛教或享有法律保障名額，還是解決不了印度種姓對立的問題。但是，這群達利特已經開始為自己而行動，發展出自己集體的歸屬感和政治意識，就像印度其他群體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一樣，他們也成為重視自己本身獨特性的一群人。

「我們不該逃離這個世界，我們應該改變他，改善他。」立在靈鷲說法台上，無垠的雲天還迴盪著佛陀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鼓勵：永遠不要退縮，不要放棄自己，放棄任何一個眾生。



◎「我將摒棄我固有的宗教——印度教——因為它讓人無法獲得幸福，讓人與人之間充滿歧視，並且讓我淪為低等人。」安貝卡在皈依佛教的典禮上，朗讀表白自己的心聲。